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七期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者的话：这是一幕精彩的戏剧，一次扣人心弦的即兴演出，主角是伟大的领袖。在他面前，那些配角和观众，不论是位高权重的幕属，还是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仿佛霎时间都变成在他脚下滚动的埃尘。正如基辛格博士生动的描绘：当他移动脚步，整个地面都为之倾斜。

这就是处于权力巅峰的毛泽东。此时，他的辩论者已经失语，他的台词已经成为没有对话的独白，其余的声音不过是些零零落落的回响……

他时而慈爱，时而严酷，言语汪洋恣肆，挥洒自由。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他还神通略显，当场放生。在他随心所欲，举重若轻的笑谈中，又有多少人的命运将被改写……

我们不禁要问，他的权力是谁给的？在他的脚下是五千年的历史和苦难铺就的道路……

对细心的看客而言，这一幕的高潮不在图穷匕见的一刻。当他的红孩儿抱着他的腿痛哭呼救，他的眼中闪烁着泪花，历史定格在这一瞬，面具和布景剥落了：高处不胜寒。真情瞬间的流露令他的铁石心肠融化。他此刻的心情一定像打翻五味瓶。但是伟大的事业、伟大的战略部署要求牺牲曾为他冲锋陷阵、愿为他肝脑涂地的孩子，他别无选择。

现在，他已经没有对手，单独跟历史对弈。当他面对由他自己造成的死局——历史不允许悔棋——他的表现却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巴掌将棋子从棋局上划掉，然后再摆上新的棋子。这些棋子可以是“走资派”、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解放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败局已定，连“伟大的领袖”也无能为力。这也许就是这戏剧性瞬间的真相。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无数的生离死别，世事沧桑……

三十六年过去，重读此文，这一幕仍旧保持着鲜活的印象。我们如同当时的听众一样，经历了历史上的一次巅峰体验。

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

时间 1968年7月28日凌晨

地点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召见人 毛泽东

陪同人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
被召见人 聂元梓 蒯大富 韩爱晶 谭厚兰 王大宾

聂、韩、谭、王四位被召见人在谢富治的引领下来到湖南厅。毛泽东与陪同的中央领导人起身相迎，被召见人走到毛身前握手问候：“主席好！”毛泽东说：“都是一些年轻人。”然后要大家坐下。

毛泽东：“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有了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有来？是出不来了，还是不愿意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有人说，没有找到他。

毛泽东：“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方法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一个城市，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孟’。”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就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也不高兴，农民也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你坐得那么远。”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泽东：“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那是他们挑拨离间，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泽东：“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些。”王大宾起身坐到靠近泽东的一个位子上。

毛泽东：“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两派忙于武斗。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泽东：“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老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

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泽东：“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保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纁，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思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泽东：“聂元梓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的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就是按照辩证法，就一分二，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还有你们派人到38军这事办的好。”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蒯大富来开会，可是他就是不肯来。”

毛泽东：“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

江青：“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我估计是有人控制他——那也会有机会出来的。”

姚文元：“有可能。”

毛泽东：“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的，以后我们就没有打过。”

毛泽东：“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出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爱晶：“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不是你韩爱晶说的那样吧？听说蒯大富是司令，你韩爱晶是政委。”

毛泽东：“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

江青：“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总理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讲，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毛泽东：“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叫林彪同志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

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议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泽东：“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还是不行。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生也不行。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她是老佛爷。”

毛泽东：“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泽东：“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泽东：“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大学读完了。其他人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啊。”

毛泽东：“你不要又吹捧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学，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

林彪：“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泽东：“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泽东：“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泽东：“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有给你找到。”

毛泽东：“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看看周恩来。

周恩来：“是何长工。”

毛泽东：“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兵法？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

韩爱晶：“文化大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好吗？”

毛泽东：“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林彪同志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泽东：“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下中农。”

毛泽东又转向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温玉成：“三年。”

毛泽东：“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贫农。”

毛泽东：“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能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彪：“黄埔军校×××，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他是反对毛主席的。”

毛泽东：“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彪：“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在南京军事学校，各科学得都很好，就是不能打仗。”

毛泽东：“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污蔑不要紧。牛辉林学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还不是丘八？我们说：向群众学习，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泽东：“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了，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让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泽东：“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泽东：“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工人不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的来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林彪笑着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毛泽东：“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的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音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的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了，林彪也不到了。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昨天，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泽东：“有人讲，广西的报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报告只适用于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要包围起来，就是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份子，他们打着造反派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泽东：“布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泽东：“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韩爱晶：“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恩来：“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爱晶：“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当时我生病不在学校，他们开了，我觉得不对头。我说，那你们赶快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泽东：“你们把韩爱晶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形势变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

毛泽东：“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

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样是年轻人嘛。你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太绝对。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姚文元：“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泽东：“油炸，主要在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牛辉林不好。”

江青：“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它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它。（激动地）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边贴大字报。”

江青：“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泽东：“前年什么人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是伊林·涤西。”

毛泽东：“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泽东：“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的，放也是我同意的。”

谢富治：“没叫我抓那么多。”

江青：“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泽东：“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领袖打交道很多，就是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只有你们五个最出名，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都是拥护你们的。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一小部分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所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

谢富治：“主席爱护你们，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泽东：“不过，聂元梓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对我帮助很大。”

毛泽东：“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迎他，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蒯大富依附在毛主席身上边哭边说：“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

毛主席被蒯大富的悲痛所感染，含着眼泪说：“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这不可能。”

江青：“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泽东：“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泽东：“（解决问题）四个办法，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周恩来：“你们不想想，广西报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泽东：“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江青：“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泽东：“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楚，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的方式。”

毛泽东：“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吗？对其他百分之九十怎么办？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

姚文元：“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泽东：“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现在是搞武斗。”

毛泽东：“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泽东：“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泽东：“你要合你胃口的 63 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 38 军真支持井冈山，我就给你派 63 军，你就该做 38 军的工作。”

江青：“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 38 军工作，你们欢迎 38 军行不行？”

毛泽东：“去一半 38 军，去一半 63 军，38 军不那么坏。有错误，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也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

姚文元：“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六六年下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

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泽东：“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泽东：“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泽东：“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要不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蒯大富要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了。”

毛泽东：“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泽东：“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你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泽东：“谭厚兰那里（对立面）有二百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二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他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

林彪：“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双料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泽东：“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那些不参加的人就是不同意。”

谢富治：“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报告。”

康生：“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是不是把他们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

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泽东：“不要总是批评！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泽东：“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江青叫蒯大富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

毛泽东：“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大领袖。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这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了。”

毛泽东：“你们反王力、关锋、戚本禹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的好一些。”

江青：“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泽东：“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有。”

毛泽东：“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泽东：“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制止武斗，宣传那么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但间接打了招呼。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它是反对我们的。”

谢富治：“也是反对我的。”

毛泽东：“它搞抬尸游行，搞砸电线。还是要联合，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我不行。”

毛泽东：“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泽东：“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泽东：“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的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泽东：“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读那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泽东：“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

韩爱晶：“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那时候）还好。”

林彪：“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用聂元梓的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

周恩来：“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我那个父亲也不太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泽东：“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

陈伯达：“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周恩来：“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有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好了。”

毛泽东：“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

什么韩爱晶总喜欢问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指责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曲折？”

毛泽东：“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就要坚持。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

江青：“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了起来，围到毛泽东身边，一一跟毛泽东握手告别。在被召见人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的时候，已走出大厅的毛泽东又回来叮嘱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他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启事：本文资料来源于当事人的记录、回忆等（有删节）。因涉及当事人著作权，切勿转载。

附录：

“五大领袖”联名通报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精神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接见了我们五个人。陪同接见的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同志。参加接见的还有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同志。

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他老人家看到了我们进到会场时，一一和我们握手，毛主席叫我们坐下。江青同志说：好久不见了。

毛主席说：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吗？又没有谈话，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你们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关心我们红卫兵小将和关心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向我们进行了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教导。下面传达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指示精神的要点，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录不够准确。

毛主席说：今天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走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

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

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副主席说：斗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就是反革命。有的人开始是革命的，渐渐地革命性减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客观上行动上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的。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林副主席说：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做了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如果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的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没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希望你们赶上去。

同时，我们的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同志都给予了极亲切的勉励。

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接见中，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红卫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比的关怀和爱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红卫兵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我们的工作过去没有做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感到无比惭愧，有些事是很可痛心的。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鼓舞和期望。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农民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七·三”布告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	京	大	学	聂元梓	
清	华	大	学	蒯大富	
北		师	大	谭厚兰	
北	京	航	空	学院	韩爱晶
北	京	地	质	学院	王大宾